

欽定後漢書

卷之十
七五四五

後漢書卷五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馬援列傳第十四

馬援傳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棧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

服君子孫因爲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爲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權里

曾祖父

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

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旣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事見前書

故援再世不顯

祖及

父不得爲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 援三

兄況余員

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

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

二千石

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

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

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

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

且從所好

從其所請也

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

寡嫂不冠不入廬

廬舍也

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

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

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

續漢書曰過北地任

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
帥令是時員爲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

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

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

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

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

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

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爲鎮戎改太守爲大尹援爲新成大

尹莽改漢中尹爲新成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爲增山連

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爲尹也與援俱去郡復

避地涼州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

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

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閤

說文曰閤閤也杜預注左傳閤閤門也

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

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

爲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

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關之東西謂之禪衣

交讓冠會

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

解在公孫述傳警蹕

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

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哺食也史記周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

猶恐失天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

之有幅焉爲如偶人形禮記曰謂爲俑者不仁鄭玄云

之度使無遷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因辭歸謂囂曰

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

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

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

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

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

故云簡易也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

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流猶

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

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

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

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

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

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

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

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

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

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

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

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

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

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

爲之

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

後不能令人軒

言爲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丁利反

與人怨不能

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

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

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

曰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

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

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

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

爲陳禍福以離囂友黨

○劉攽曰案文友當作支

援又爲書與囂將

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

前別冀南

天水冀縣

也叙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

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

表猶標也言爲標準爲射的也

言背叛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

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

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

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

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宅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

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

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

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

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

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

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愧猶辱也

今更

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

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

謂欲封爲

朔寧王也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

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字林併音卑正反

男兒溺死

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

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

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

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

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

有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豈有知其

無成而但萎腠咋舌义手從族乎

萎腠更弱也萎音於僞反腠音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以食爲諭

且來君叔天

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

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

諸將多以王

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

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

音以林反

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

廣雅曰質定也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

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

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

至第一囂衆大潰

第一解見實融傳

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

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

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

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廼發步騎三千人

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

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

疊隘

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鳬鷖在疊亦其義也

今俗呼此水爲閭門河蓋疾言之耳

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

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鉉牙

援乃潛行間道掩赴

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

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

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

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

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

破羌之西

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

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無塊

日灌漑流通如今羌在湟中

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

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

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詔武威太守

東觀記曰梁統也

令悉還金城客民

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

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

候

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鳴音一古反

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

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

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

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

氐道縣屬隴西郡縣

管蠻夷曰道○劉攽曰注管當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誤之

羌在山上援軍據便

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

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

下○劉敞曰案此不成文理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

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

續漢志曰郡當邊戍丞爲長史又置諸曹掾史

頗哀老子使得邀

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旅距不從之貌

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

長詣門

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

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

燒虜卽燒羌也

曉狄道長歸守寺舍

曉喻

也寺舍官舍也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也

良甚

後稍定郡中服之視

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

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

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

東觀記曰凡十

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其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

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

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

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

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

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

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